



陪同检查、代取报告、代取药……他们守候在患者身边，像家人一样跑前跑后，但他们并不是患者的亲人或朋友——

沧州医院里的陪诊员

本报记者 李小贤

挂号就诊、抽血化验、核磁共振检查……在医院里，29岁的王海发正陪着患者看病。

王海发是市区的一名陪诊员，对沧州市几家医院的就诊流程和门诊、检查科室的位置非常清楚。人行半年多时间，他已经接了几十单。“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收入的同时，又能帮助到那些有困难、有需要的人，我很喜欢。”

行动不便找人陪诊

王海发有一个背包。每当去到医院陪着他人看病时，他这个包就不离身。

背包里有笔记本、一次性水杯、保温杯、口罩等。水杯、口罩等是为患者准备的，而笔记本则是用来记录患者的基本情况、医嘱等信息的。

为什么会做陪诊员？王海发说，有一次，他陪家人去医院看病，看到有老人独自就诊，虽然医生嘱咐老人去某楼做检查，可老人仍有些迷茫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医院里虽然有引导员、志愿者，但无法做到全程陪伴。如果有专人领着他们去做各项检查，是不是会更方便一些？王海发止不住想。

王海发通过网络查询，发现陪诊员在一二线城市较为普遍。那些陪诊员会为独居老人、孕妇、宝妈、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全程陪诊、代问诊、代取报告等服务，甚至有的陪诊员还会接待异地前来就诊的人员。

王海发由此走上陪诊之路。他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做陪诊员的经历。

去年，孙先生联系上了王海发，希望第二天王海发能陪自己去医院检查身体。

沟通过程中，王海发了解到，孙先生40多岁，行动有些不便，需要车接车送，到医院就诊时需要有人搀扶。因为家人在外地，孙先生又不想麻烦朋友，便想找陪诊员。

王海发称，在陪诊过程中，他可以为孙先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，但必须遵守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，就诊和检查时的顺序仍以挂号单上的排序为准。孙先生表示同意。

第二天，王海发按时将孙先生送到了医院，搀扶孙先生去诊室，陪他做各项检查……这个过程中，王海发将孙先生安排在候诊区休息，他则负责去取报告结果等。

等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，医生开了药方，王海发又忙着去取药，直到将孙先生安全送回家，王海发的陪诊才算完成。

孙先生对王海发的服务很满意。他对王海发说，陪诊服务帮他解决了大难题。

第一单顺利完成，让王海发觉得陪诊很有意义。

有人认，陪诊就是单纯的跑腿。王海发却不那么认为。王海发说，跑腿把他们说“小”了，



陪诊员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

陪诊不仅要细心，还要有耐心和爱心，既能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服务，又能做到心理上的认同、有分寸的安慰。

以朋友的名义出现

“陪诊员”，官方定义为“社群健康助理员”，2020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纳入职业分类，指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，从事社群健康档案管理、宣教培训、就诊、保健咨询、代理、陪护及公共卫生事件事务处理的人员。

作为陪诊员，王海发需要经常去到医院，代取检查报告、代取药等，再邮寄或直接送到委托人手中。说起全程陪诊的业务，王海发说，目前，他陪同的多是老年人，下单的则是老人的儿女。目前，他接诊的老人最大岁数为65岁。

那位老人的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及时赶回家陪他就医。老人自己去医院，儿子又不放心。

老人的儿子联系上了王海发，交代了老人的一些情况，还特意嘱咐王海发，千万不要和老人提及他是陪诊员，要以“儿子的朋友”的身份陪老人去医院。

王海发表示同意，他已经不

是第一次被这样“要求”了。他曾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：老人的儿女让他去陪诊，而老人知道后，却坚决不同意。

“有些老人还无法接受花钱请人陪同看病的事。”王海发说，基于这种情况，一些不能陪同老人看病的儿女，会撒谎说“好朋友来陪看病”。

第二天，王海发以“儿子朋友”的身份陪着老人做了一系列检查。

作为陪诊员，49岁的崔强也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崔强是一名有着20多年经验的护工，因为对医院流程熟悉，也经常接陪诊的活。他陪同的多是老人，应一些老人家人的要求，他也会帮着“圆谎”，以朋友身份出现，打消老人的顾虑。

崔强所在的公司会为他们进行医学常识、急救知识培训。在多年的护工经历中，他已学会怎样和老人沟通更顺畅。

“我陪诊的老人，多数儿女不在身边，他们需要人陪，我的出现会给他们很多帮助。”崔强说。

儿子实在抽不出身

家住市区的李乐乐也是一位陪诊员。

李乐乐是一名90后，学过医。大学实习时，他看到过很多独自就医的老人，看病很不方便。那时，他就觉得有些患者需要陪诊服务。

回到沧州，他查阅资料，熟悉医院的情况。当身边的人需要去医院时，他也会陪同，熟悉就诊流程。

他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布陪诊信息。

“您好，您明天能陪我妈妈去医院复查吗？”身在外的张先生看到了李乐乐的信息，给他打来电话。

张先生的母亲孙女士需要到医院复查。张先生说，以前母亲去医院，都会有家人陪同，家人跑前跑后，一切都不需要她操心。这次，家人都不在她身边，没办法带她去，“母亲已经60多岁了，腿不好，走不了远路，希望陪诊员能带母亲做检查。”

第二天，李乐乐按照约定，在医院门口等待。

孙女士到来后，李乐乐快步上前，做完自我介绍，便搀扶着孙女士走到医院门口，帮助她扫码，并询问就诊的信息。

孙女士腿脚不便，李乐乐提前预备了轮椅，推着她去就诊。

“检查过程、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属于个人隐私，如果不需要陪同，我们会在就诊室

外等候。这是需要和患者提前沟通的。”李乐乐说，孙女士觉得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有人陪着，能更好地记下医嘱，便示意他跟着进去。

问诊、检查……每个过程，李乐乐都像孙女士的家人一样，在身边照顾。

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，李乐乐会和孙女士聊天。孙女士说，她的儿子很孝顺，就是身在外地，工作繁忙，每次抽时间赶回家带她到医院，实在不方便。“没想到现在有了陪诊员，身边有人陪着看病，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”

“一些病人有时需要做多项检查，有个熟悉医院情况的人陪诊，更方便一些。”李乐乐说，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，老人会越来越多，陪诊的需求会随之增长，这个工作具有潜在市场，而且富有温度。

不仅仅是跑腿

陪诊在沧州虽然还是个新兴的职业，但是有不少人看好这个工作。

30岁的张馥玉和妹妹也正在加入“陪诊员”行列，她们学习了陪诊员的相关知识，在网络上发布信息，希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。

陪诊员作为一个新兴职业走进人们的视野，有人表示可以接受，也有人表示不能接受。

王彤是一名80后，独自一人在沧州工作。除了同事，她的交际面很窄。生活上的事情更不愿意去麻烦别人。

有一次，她因病打点滴，不敢闭眼，不敢喝水，上厕所不方便，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好孤单。

听说现在有了陪诊员，王彤很高兴，“去医院，请同事陪同的话，会欠人家人情，事后还要请客吃饭，更麻烦，找专门的陪诊员就没有心理负担了。”但是她也提到，她要请的陪诊员需要有行业口碑，信誉良好，能让人信任。

采访过程中，也有人陪诊员不是很认可。60多岁的张先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太原。因为诸多原因，这两年他们回家的次数有限。

一次张先生身体不舒服，独自去了医院，忙了一天才回到家。儿子说起以后可以给他请个陪诊员时，他大摇其头，说医院里有引导员、志愿者，有不懂的地方问问别人就行，花那个冤枉钱都够买药的了。

现实中，人们常常会见到“一人看病、家属陪同”的情形，这既缘于亲情关心，更多是为跑腿服务、排忧解难和心理抚慰。而老人、残疾人等需要独自就医时，那份孤独与无助同样不难想象。

李乐乐说，“职业陪诊员”不仅要会跑腿，熟悉医院流程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能成为一个让别人信任、有温度的陪诊人。

(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)